

著者/西默农 译者/良 葆
梅格雷探案
教授的情妇

506

JIAO
SHOU DE
QING FU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Georges Simenon
MAIGRET SE TROMPE

根据法国 Presse de la Cité

出版社 1967 年版译出

教授的情妇

[比]西默农 著

良 葆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 字数 103,000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5,000 册

ISBN7-5327-0654-0/I·321

定价: 2.20 元

第一章

早上八时二十五分，梅格雷一面喝完他最后一杯咖啡，一面在餐桌前站起来。虽然还只是十一月份，房间里却开着灯。梅格雷太太站在窗前，透过大雾，依稀可以看到路上的行人，他们手插在衣袋里，屈着背，急匆匆地往各自的工作地点赶去。

“你最好把你的厚大衣穿上。”她说。

通过对路上行人的观察，她估计到了户外的天气情况。这天早上，所有的人走路都很快，有很多人围着围巾，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人行道上跺脚取暖。她还看到有几个人在擤鼻涕。

“我去替你把大衣找来。”

电话铃响的时候他手里还拿着杯子。在拿起听筒时他也往窗外望了一眼：对面的房子几乎被昨夜降到街上来的淡黄色的迷雾淹没了。

“喂，梅格雷探长吗？……我是泰尔纳区的杜

珀……”

打电话给他的恰巧是杜珀警长，这可真有点怪，因为这个人 and 今天早上的天气真是再协调不过了。杜珀是星形广场街警察分局的警长。他是个斜眼，他妻子也是斜眼，据说他的三个梅格雷没有见过的女儿同样也是斜眼。他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公务员，兢兢业业想把工作做好，终日忧心忡忡，几乎愁出病来。在他周围的所有的东西也都变得死气沉沉。虽然大家知道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，但却身不由己地对他远而避之。而且不论夏天还是冬天，他总是患感冒。

“我很抱歉把电话打到您家里来了。我估计您大概还没有出门，所以我想……”

只能等他把话讲完；他非解释一番不可。不论干什么事情，他都无一例外地感到需要把原因讲清楚，就像他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。

“……我知道您喜欢亲临现场。也许是我搞错了，可是我总感到这件事非同一般。请注意，我现在还一无所知，或者是几乎一无所知。我也是刚到。”

梅格雷太太手里拿着大衣等待着，梅格雷为了免得妻子感到心焦，轻轻地对她说：

“是杜珀！”

对方语气单调地接着说：

“我像平时一样，八点钟到办公室，翻阅了一下第一批信件。八点零七分，我收到了一个女用人打来的电话。是她在走进卡尔诺大街一个套间时发现了尸体。因为我离那儿很近，我便和我的秘书一起赶来了。”

“是谋杀吗？”

“很像是自杀，可是我坚信是谋杀。”

“死者是谁？”

“一个叫路易丝·费隆的少妇，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的名字。”

“我这就去。”

杜珀还要讲下去，可是梅格雷装作没有注意，已经把听筒挂上了。在出门之前，他打了一个电话给奥尔费弗尔滨河街司法警察局，接通了司法鉴定处。

“默尔斯在吗？是的，请他听电话……喂，默尔斯，是你吗？请带上你的手下到卡尔诺大街去一次好吗？……是一件谋杀案……我在那儿等你……”

他把那座房子的号码告诉了他，然后披上了大衣；几分钟之后，大雾中又多了一个在快步行走的人影。他一直走到伏尔泰大街拐角才找到了一辆出租汽车。

星形广场四周的大街人迹稀少。有几个男人

在捡垃圾。大部分人家的窗帘还没有拉开，只有几扇窗户里亮着灯光。

卡尔诺大街上有一个警察在人行道上逡巡，可是没有围观的人，连一个好奇的人也没有。

“几层楼？”梅格雷问他。

“四层楼。”

他跨进钉着擦得锃亮的铜圆头的车马大门。门房间里的灯亮着，女门房在吃早饭。她隔着玻璃望望他，但是没有站起来。电梯悄没声儿地往上升去，就像任何井然有序的大楼里一样。打蜡的橡木楼梯上铺着鲜红的地毯。

四层楼上有三扇门，正在他犹豫的时候，左面的那扇门开了。杜珀在里面，鼻子红红的，就像梅格雷期待看到的一样。

“请进。在等您来的时候我想还是什么也不要碰的好。我甚至连女用人也没有讯问过。”

穿过只有一只衣架和两把椅子的门厅以后，他们走进了一个亮着灯的客厅。

“女用人一看到灯光马上便吃了一惊。”

在一只黄色的长沙发的一角，一个棕色头发的少妇靠在那儿，姿态古怪，睡衣上有一大摊暗红的血迹。

“她的头上中了一颗子弹。这一枪好像是在她背后打的，距离很近，您看，她没有倒下。”

她只是微微向右面倾斜着，脑袋低垂，头发几乎触及地毯。

“女用人在哪里？”

“在厨房里。她要我同意她去为自己煮一杯咖啡。据她说，她像每天早晨一样，是八点钟来的。她有房门钥匙，进来以后便发现了尸体；她说她什么也没有碰，马上便给我打了电话。”

梅格雷到这时候才搞清楚为什么他来到这儿时感到有点儿奇怪。一般来说，发生了这种事，在门口的人行道上他便得穿过一大群看热闹的人，这幢大楼的房客们也要在楼梯平台上张望；可是这儿却平静得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“去厨房从这儿走吗？”

他在走廊的尽头找到了厨房，厨房门开着。一个黑头发、黑眼睛，穿着一身深色衣服的女人，坐在煤气炉旁边喝咖啡，她一面在向杯子里吹气，让咖啡快些凉。

梅格雷觉得好像见到过她。他皱起眉头向她打量起来，这个女人不慌不忙地承受着他的注视，自顾自继续喝她的咖啡。她的个儿很小，坐在那儿脚几乎碰不到地板，穿的鞋子太大，连衣裙又长又肥。

“我觉得我们好像见过面。”梅格雷说。

她不动声色地回答说：

“非常可能。”

“您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代齐埃·布罗。”

代齐埃这个名字使他想起了什么。

“您从前是不是被逮捕过，在大百货商店里偷东西？”

“为偷东西也被逮捕过。”

“另外还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我被逮捕的次数可多着呢！”

她的脸上毫无害怕的表情，事实上是毫无表情。她瞧着他，回答他的问话。至于她心里在想什么，别人是无从猜测的。

“您坐过牢吗？”

“这些事您都可以在我的档案里查到。”

“卖过淫？”

“为什么不可以呢？”

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现在她大概有五十岁，已经人老珠黄。她的头发既不自也不花，可是很稀少，头顶也露出来了。

“想当年我决不比别人差。”

“您在这一家干了多少时候了？”

“到下个月就一年了。我是去年十二月圣诞节前不久来这儿的。”

“您是干全天的吗？”

“只干半天，从八点到十二点。”

咖啡很香，梅格雷不由得也为自己倒了一杯。
杜珀警长畏畏缩缩地呆在厨房门口。

“您也喝一点吗，杜珀？”

“不，谢谢。我刚吃过早饭，还不到一个小时。”

代齐埃·布罗站起来又为自己倒了一杯，她的肥大的连衣裙就像挂在她身上一样。她的体重决不会超过一个十四岁的孩子。

“您还在其他地方干吗？”

“有三四处。一般只干几个星期。”

“您一个人生活吗？”

“和我丈夫一起过。”

“他也坐过牢吗？”

“从来没有，他只要有酒喝便满足了。”

“他不工作吗？”

“十五年来他一天也没有工作过，甚至连在墙上钉一枚钉子这样的事也没有干过。”

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毫无辛酸之意，声音平淡，很难听出有讥讽的意味。

“今天早上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她向杜珀侧了侧脑袋，说：

“他没有对您说吗？好吧，我是八点钟来的。”

“您住在哪儿？”

“住在克利希广场附近。我乘地铁来的，我用我的钥匙开了门，注意到客厅里有灯光。”

“客厅的门是开着的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平时在您早上来这儿的时候，您的女主人还没有起床，是吗？”

“她一般要到十点左右才起床，有时候还要晚。”

“她干些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也不干。”

“请讲下去。”

“我推开客厅的门，便看到了她。”

“您没有碰她吗？”

“我用不到碰她也知道她已经死了。您看见过有谁被掀掉了半边脑袋还在街上散步的吗？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我报告了警察局。”

“没有告诉邻居或者女门房吗？”

她耸了耸肩膀。

“我为什么要惊动大家？”

“打过电话以后呢？”

“我就等着。”

“在等的时候您干些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不干。”

事情就这么简单。她就这么呆在那儿，等着别人按门铃，也许同时还望着尸体。

“您肯定什么也没有碰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您没有发现手枪？”

“什么也没有发现。”

杜珀警长插话说：

“我们到处寻找手枪，但是没有找到。”

“路易丝·费隆有手枪吗？”

“即使她有，我也从来没有见过。”

“有上锁的家具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我猜想衣橱里有什么东西您是知道的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而您从来没有见过手枪？”

“从来没有。”

“请告诉我，您的女主人知不知道您蹲过监狱？”

“我把一切都告诉她了。”

“她不感到害怕吗？”

“她觉得很有趣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干这些事，不过她是有可能干的。”

“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在搬到这儿来以前，她也拉过客。”

“您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因为是她对我说的，即使她没有对我说……”

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杜珀走去开门。是默尔斯和他的手下带着他们的设备来了。梅格雷对默尔斯说：

“别马上开始，等我在这儿的工作做完，打一个电话给检察官。”

他觉得代齐埃·布罗很难捉摸，也不清楚她这些话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。他脱下外套，因为他感到很热。他坐了下来，继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他手中的咖啡。

“请坐。”

“非常愿意。而且一个女用人也很少能听到这样的客气话。”

这一次她几乎还露出了一丝微笑。

“是谁杀了您的女主人，您有什么猜想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”

“她接待的客人很多吗？”

“我从来没有见她接待过什么人，除了有一次她得了支气管炎，来过一位本区的医生。我每天中午便走了，这是真话。”

“您不知道她有哪些关系吗？”

“我所知道的，就是在壁橱里有一双男人的拖鞋和一件睡衣。还有一盒雪茄烟，而她是不抽雪茄烟的。”

“您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吗？”

“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”

“您不知道他的名字吗？您在这儿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来过电话吗？”

“有过。”

“她是怎么称呼他的？”

“皮埃罗。”

“她是受人供养的吗？”

“我想总得有一个人替她付房租吧？还有其他费用。”

梅格雷站起来，放下杯子，装填烟斗。

“我现在干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没有事了，您等着。”

他又回到客厅，司法鉴定处的人正等着他吩咐开始工作。房间里很整洁。长沙发旁边有一只烟灰缸，烟灰缸里有一些香烟灰和几只烟蒂，一共有三只，其中两只沾有口红。

一扇半开的门通向卧室，梅格雷看到床上有点乱感到有点奇怪，枕头上有个凹陷，仿佛有人曾经睡过。

“医生还没有来吗？”

“医生不在家。他的妻子正在和他今天上午要去的几个病人家里打电话。”

梅格雷打开几只衣橱，几只抽屉，里面放的年轻妇女穿的衣服的式样和色彩都很庸俗，不像卡尔诺大街的套房里应该有的。

“你取指印，还有其他事情，默尔斯。我到楼下去和女门房谈谈。”

杜珀警长问他：

“您还需要我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您。把您的报告附在日报表里寄来。您办事很周到，杜珀。”

“您知道，我马上想到您对这件事会感到兴趣的。如果沙发旁边有手枪，我也许会认为这是自杀，因为这一枪好像是顶着枪口开的，虽然这些女人一般都是服用巴比妥自杀的。在这个区里我至少有五年没有看到过用手枪自杀的女人了。可是，既然没有手枪……”

“您真是了不起，杜珀。”

“我尽可能想办法……”

从楼梯上下去时他不断地在讲着。梅格雷在踏上女门房门前的门毡时和他告别后走进了门房。

“您好，太太。”

“您好，探长先生。”

“您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问过在人行道上巡查的警察。他对我说，路易丝小姐死了。”

门房间就像本区的那些高级住宅的门房间一样。女门房只有四十来岁，穿戴整齐，甚至很雅致。她还有点儿风韵，只是身材稍许有点儿臃肿。

“她被人杀了吗？”她问；这时候梅格雷在靠窗处坐了下来。

“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？”

“我想，如果她是自然死亡，是不会去麻烦警察局的。”

“她也许可能是自杀。”

“这不符合她的性格。”

“您很了解她吗？”

“不十分了解。她不常进我的门房间，只是在经过时推开门问问有没有她的信件。在这幢大楼里她感到有点不自在，您懂吗？”

“您的意思是，她和您其他的房客不属于同一阶层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您认为她属于哪一阶层？”

“我也不太清楚。我没有任何理由讲她的坏话。她很安静，也不傲慢。”

“她的女用人从来没有对您讲过什么吗？”

“布罗太太和我从不交谈。”

“您了解她吗？”

“我并不了解她。我看见她上楼和下楼。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。”

“路易丝·费隆是受人供养的吗？”

“有可能。无论如何，她付房租是从来不脱期的。”

“有人来看她吗？”

“有时候有。”

“有规律吗？”

“不太有规律。”

梅格雷仿佛感到她有点儿保留。和布罗太太相反，女门房有点儿神经质；她不住地往玻璃门外迅速地瞥上一眼。这时候她说：

“医生上楼了。”

“请告诉我，太太……您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科尔内。”

“请告诉我，科尔内太太，有什么您想隐瞒我的事情？”

她死死地盯着梅格雷看，说：

“您为什么这样问我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我只是想了解情况，到路易丝·费隆家去的始终是同一个男人吗？”

“我看见走过的始终是同一个男人。”

“是哪一类人？”

“一位乐师。”

“您怎么知道他是一位乐师？”

“因为有一二次我看到他胳膊下挟着一只萨克管的盒子。”

“他昨天晚上来过吗？”

“来过，十点钟左右。”

“是您把开门的绳子递给他的吗？”

“不。我十一点钟睡觉，在这之前，我总是让门打开着。”

“有谁进大门，您都能看到，是吗？”

“大部分时间都能看到。房客们都很安静，他们几乎全是些大人物。”

“您提到的那位乐师是十点左右上楼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他只逗留了十来分钟；他走的时候似乎很匆忙，我听到他跨着大步往星形广场走去。”

“您没有注意他的脸吗？他是不是显得有点激动，或者……”

“我没有注意。”

“昨天晚上没有其他人来看过路易丝·费隆吗？”